



容膝軒記

始余讀書則嘗想像古人居處服食動作百物之態以質諸書中之所言合者以喜不合者存而求合然後已出而語於人曰如子言則嘗席地而坐汗竹簡科斗書編韋而讀之而後可又益求不止則夫是棟宇衣冠飲饌者將皆不合而子豈不爲怪民哉余曰孟子之論友也先論世而學禮者道古昔稱先王豈曰吾具耳目口鼻四體儼然但當爲今人也而已乎自爲此說與世之人落落不相同之日亦已久矣而終未悔會稽孫君凝字德夫築別室於寢之東偏聚古聖賢人之書以學於其中命之曰容膝余聞其名而思之蓋聞古之君子所以居其躬也勞矣雖一欠

伸一俛仰而不得肆也其揚之有次而動之有業聚之有分而息之有時凡其得專席安車凭几杖而休者惟老而貴若爲師者爲然餘人則否而士非其世家若秀孝有聞於上則何能脫乎沾體塗足之勞而近於冊書琴瑟之事若今之士職未離于子弟而享父兄之安身爲匹夫而兼封君之奉不賢者在所不論賢者亦不過飽食放言於禮法之外故夫昔之有爲容膝之言者體已若少倨然非三代學士之所得行也又嘗下之而論則昔之抱膝而嘯者今之道家導引之似也昔之膝行而謝者今之禮家匍匐之似也其云容膝乃近於今浮屠家趺坐而儒家反以爲非禮者也於戲以三代學士之所不得行而今得行之以

吾人所笑以爲非而或以爲是是可不思其然哉然余竊嘗聞之古之學者左圖右書國家以來士大夫好事家往往猶能置圖畫於壁牖間暇日賓游者至卽與之左窺右索以徵古事之所繇起故談笑動作皆有本末孫君世家詩書多聞而嗜學方今棄軒裳薄城市而爲山人處士之事望其居清氣蔚然傳不云乎禮失則求諸野他日余也力作之隙踵門而來俯身而請儻幸惠然教之君曰吾固願聞於子者也盍書之以附于吾說之後軒成之明年剡源戴表元記

充安閣記

剡源翁居不能二十楹界其中之後垂蔽之以爲閣冬舒其簾夏達其牖溫涼晦明則時闔闢之以趨便焉人皆不堪其隘且勞而翁居之彌安家無浹辰之儲兼金之值而有書一車悉取而陳諸閣之四旁坐閱而臥諷之左右縱橫充然無不滿之處因命之曰充安嘗嘆曰昔周元公有言君子以道充爲富身安爲貴我不敢希其人而希其言可乎然雖名之久而猶疑之一日忽悟而笑曰吾所以疑於元公之言豈不以富貴爲美物而不敢居哉夫聞其名猶疑之而遇其實將如之何是故不可以無學也今夫余也固剡山之窶人也而昔之嘗仕者亦余也有仕有不仕

而余一也昔嘗見有乘車而行於途也昔不乘車者相與
美之他日逢大官於途則其乘車者先俯然下之豈不以
其尤鬼鬼哉等第而充之入之相美無有紀極而山林道
學之士非而訕之曰是俱不足爲吾道者若是者亦高矣
又有遺世忘物之士笑其爲高者曰彼自爲彼吾何以存
於口而非訕之爲我與之俱行於途如壯夫之觀優不怒
不悅如飽人見嬰兒之珍其餅餌不嘔亦不唾也然則余
今之窶爲何所失於余乎余行四方而不知田疇稼穡之
事今始力而爲之而筋體已疲不可勉強顧吾居之左右
前後無非農者而余安得偃然獨辭其勞呻吟偃僕一年
而知其候二年而通其業三年而寒暑燥濕欲與之俱化

每至釋鉏解笠之暇入休乎充安意挾一冊而披之見古
之高人勝士如鴟夷子皮張子房之徒辛苦兵革之中晚
暮脫乎不測之險遺其千金相印幾無所適欲如余之倘
徉鄉井棲伏原圃翛然爲無名布衣而不可得也見申屠
蟠司馬德操輩遁于喪亂全於貧約若可以無預人事而
身居名賢之目其風采爲四方人士之所走集欲如余之
交疎黨棄指議不及伸眉縱足於是非臧否之外而不可
得也見皇甫士安王仲淹幸可以充默自容而何用著書
以取名於時見諸葛公房喬丞相起畎畝而騰風雲嘆其
忠勞以沒而惜其子孫遂捐家世耕漁之舊以輕其身而
余於是閣心無遠馳業不他慕時勤而作遇倦而息屈伸

偃仰以舒吾體周旋涉歷以散吾目環堵之內方寸之小
而山海衆物之藏具焉宗廟百官之美寓焉古今九州萬
里之交聚焉當其氣快體適何有乎王公之尊何睹乎宇
宙之廣何慕乎千百世之下名余爲何人哉而况乎人間
區區饑寒得喪榮辱之懷何足以空言言以是爲充安於
元公之言可乎不可乎且吾閣吾名而又何疑不可於
他人耶言畢諸兒書執筆請曰翁今之言大於韋絃不
可以無識也豈惟翁自命之其有所教矣遂書於閣之壁

芷屋記

鄉友范龍友字雲仲嘗以芷屋名其居而從余謁文以爲
記余嘗問之雲仲屋凡數楹種芷若何雲仲曰吾寡人未
遑於是殆有托於騷而云爾余聞其言竊有感焉蓋余少
而喜騷私念其居近市囂隘故嘗思爲楚人飄蕩淺說之
辭冀援以自廣旣而思其所服食思其所佩襲思其好樂
思其寄托獨恨與屈大夫同生江南而騷中草木名字往
往不能通解豈繇湘浙風氣土俗不同而然耶久之得一
官遊楚日與楚人博物通文字者往還舉而問之其茫茫
不知去吾浙人無幾耳余然後始大悟夫學騷人無庸以
名物爲主亦聊取其志而已然方是時不免爲科舉利祿

之役既以不資之身爭得失於千萬人喧呼之場衝風露
冒暑潦跋涉一二千里水陸以千升斗之粟此何足與語
屈大夫之風哉邇來形顏悴枯氣質變化異時隻言片語
所探掇於騷以爲娛者油然觸心不知百憂之集則聞雲
仲之言豈不亦有不期而同者乎雖然雲仲之言雲仲之
志余所嘉而慕也而名不可以無當也余近所居山麓旁
多閑壤頗欲規數十百弓之地爲一藥畦聚衆芳而環蒔
之四時攀玩葩條搜摘根實以寄老寄窮於其間因念楚
物如江籬杜衡麋蕪宿莽蘭蕙茵之疇猶可以類取惟
芷之在騷是不一族曰辟芷曰白芷曰白蒞曰芳香曰葍
蓋皆芷也然則是物安江南最多有而最不易識雲仲誠

有之則幸以見餉以補山中之缺顧芷不難致而余畦成
未有期恐亦與雲仲之屋相類耳雲仲笑曰姑記之

題苦無生發一著迹便俗文妙有別趣非熟於法者
不能也芝房

玉林記

學仙者貴溪桂君之居名玉林客有異之以問於余余惟
玉林之得名於理不可知而就余之所可知請畧爲客言
之而客畧爲余聽之蓋天下之物未有生而卽貴者也生
而貴者莫如玉而玉與石固同類也玉與石同類而貴於
石猶爲仙者與人相同居同遊而人不知也今人之言仙
也過高以爲仙當在雲霄風日之外不飲食而無饑渴不
葛裘而無寒暑不車而馳不舟而遊以至寢處巡歷服用
玩好之屬一一俱當窮奢極靡兼王侯將相所無之參養
而後爲貴且樂而玉林之說興焉假令如是亦不足怪而
其心熒熒然方將與俗物相勝負而何以異於人而爲仙

乎。至德之世，沉珠於淵，藏金於山，此猶未免於顧惜論。吾黨之士，少知道者，視瓊琳琅玕之過目，真能使之如泥沙瓦礫，不以挂意。而况於仙人，則又何說。故古之雜書圖畫，所載仙人踪跡，皆蓬頭垢面，敝衣惡食，塵埃市井，腥臊穢腐，一無雜色。而處處超然而於玉林乎？何居抑玉之最近，而多稱藍田、荆山、藍田、荆山之玉，信多矣。當卞和氏時，不知者幾以石廢世，又久無和如之，何不胥而為石也。嘗有餐玉者，求玉於藍田，至輒多得玉，既給用，所棄餘皆光明瑩潤，無非玉者。後人躡其迹，從故處求之，絕不得一玉。是知一玉也。遇之得其人，則為玉；遇之不得其人，則為石。吁，嗟乎！玉林乎其果，又在有有無無之間乎？桂君年甚妙質。

純而氣清，其所師承，模楷高流，名輩與余厚善，客往而問塗焉。去玉林不遠矣。

秋山記

宣之爲州。州之居人多因山以爲勝。而鰲峯、巨山之東南。於山爲稍高。嵇法師之居所。謂秋山在焉。元貞乙未歲之六月。法師與余相遇於錢塘西湖之上。嘗道其勝而不得詳也。日子姑以意爲我記之。余謝唯唯。越再月。余來宣。乃始得登鰲峯而訪秋山之居。則凡州之勝。溪山城堞樓臺阡陌郊廬風物之狀。無不軒揭呈露。一一趨集於檻席之下。余爲之咨嗟笑詫。以爲茲山固造物者故爲設之。以供高人逸士之所棲玩。法師曰不然。吾與子皆適值其逢耳。蓋夫鰲峯者。雖高於諸山。而當春夏之時。紛華蔽遮。塵囂往來。吾居之所欲攬取。以爲玩說者。雖有智力無所得施。

迨至於秋而氣之暄者爽然而清物之壅者豁然而流故
非分之娛難致之美不謀而獲無約而赴又夫秋之爲言
收也天地之間取數過贏者有時而收焉吾宣州盛時聲
馳勢奔家公戶卿山之幸而附於其旁高者天榭風臺卑
者錦林繡谷兵爭以來忽焉而化爲風烟返爲丘墟異時
衣冠鐘鼓之區但見寒螢野燐幽蟲過馬相與窺遊聽承
於荆榛草莽而已故夫彼之滯於實有者旣盡而後吾之
寄於虛無者始完雖千變萬化而要其終焉吾豈患夫吾
秋山者乎於是余聞其言中心翛然亦若有所遺失嵇氏
固世有仙種而是時陵陽琴高諸仙翁之迹往往而在法
師方以道術名行見重於時倘可以求其人乎

中枝山葬記

剡源中枝山之葬起我先考府君以至元甲申季冬十有
七日兌穴震向又明年丙戌伯考府君卒以仲冬二十八
日祔葬先考府君墓右旁山爲穴五後壁三用鬼尚右最
右穴葬伯考府君穴居中又次虛穴爲左遂稍前左右各
虛穴一外曲角如員形內皆甃結磚槨仍實土以待他日
右男左婦而祔焉余家初絕貧來榆林又日淺又連歲遭
大喪然不敢不卽葬蓋幸旣有中枝山而家世居喪不用
俚俗禮無緇黃濫費鄉鄰姻友奠賻所入咸可取資以故
僅僅得以成葬又古禮士葬踰月陰陽家放其意葬在百
日者不問凶殺故自初喪卽極力治葬具無他營以及於

事又江南山稠水迫難用中原昭穆爲穴穴多者惟以磚
槨隔分左右中枝之附穴不先甃結則後不可動每見世
人有餘資多買田而不蓄山蓄山又不可用於葬比居喪
不惜資財以供雜祀廣會以沽兒童婦女之稱譽久之心
移力倦不暇能葬而昏巫謬史拘忌禍福之說緣之而入
有三年五年十年不得葬葬又鹵莽知後有當附而不豫
爲穴至於臨時穿鑿崩損驚傷先人之肌骸爲可恨也故
爲記以戒吾子孫毋怠

粹性儒者之言

唐畫西域圖記

唐畫西域圖一卷卷凡四則每則各先書其國號風土不
同而同爲羗種畫者又特舉其槩每國書一王而一二奴
於後挾持之王皆藉皮坐於地侍者皆立二王掀掌倨語
員皮頭帽如鉢項組鐵下垂至藉皮服衣裘牛脚鞞胷懸
一員金花一奴小員皮帽斂袂受事一奴曳幕羅手上下
奉酒壺若俟而進裘鞞與王同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附
國良夷也一王皮鞞小髻餘髮垂雙辮如縷皮裘玄鞞者
解交手按膝一奴布鞞髮餘垂獨辮朱裘玄鞞者吐谷渾
之南白蘭之北彌羅國也一王烏氊冠如首經上標白犛
牛尾旁躡二雕翎皮裘朱帶玄履綠襪二奴一冠飾裘帶

履襪與王同而紺繹一紺帶素襪而朱鞞者又西於白蘭
數十里佇貶欲歸國也一王二奴皆垂髻王白皮裘黃毛
鞞坐而僂指數曲奴青襦黃屨者拍手爲節而歌面有酒
色丹襦皮束項者與王同目右注而盼衣皆及項者又党
項之西千磧國也所藉皮或毛或不毛色或素或淡紫或
絢燄或紅波人物膚肉溢生紙面顧揖向背動止遲速諸
態觀之變然如生餘器藻黻精潤功參人鬼不可探度余
考唐史諸國名俱不經見當繇史官追書不能諳知當時
事而當時來朝此鬼瑣者混居羗中亦無特出名字故若
是淺淺不著此可以見唐治之盛而爲國大體正不必當
然也今人嘗恨生世不如太古生太古時風氣不啻如是

而已無官府而能不亂無城郭而能不危無宮室玉帛魚
肉菽籩而能不害其爲生誠可比於不雕之朴矣乎

記語參錯有法嘒嘆處亦簡淨不支芝房

戴氏剡源張村葬記

嗚呼我先考府君以寶祐丙辰葬我祖考府君於剡源張村之長錫畧山十八年爲德祐甲戌而我祖妣鄭夫人卒以其歲自金陵官舍輦載歸祔葬我祖考府君兆西又十年爲至元甲申而先考府君卒卒前囑其孤表元曰昔吾藏吾二親於此踰家三舍人皆以爲遠雖吾亦以爲遠也今脫此持空身來得與汝等同廬居衣食於此朝夕如見吾親焉昔吾得數寸之壤纔足以爲墳甲戌之葬吾以金陵賻錢而易諸鄰繇逮今計之爲畝幾累十昔吾之貧愈於汝家無守人視護不時今山有毛吾手所自樹亦且向拱不言而封之樵牧不忍至吾於藏吾親無所悔惟是餘

壤之未完心猶歉然表元拜而請故則申囑之曰吾非多
求也吾長錫山之顛在兌兌顛拆下蛇行數千步而屬於
家者吾既易而有之長錫顛之表少右而庚復有顛焉曰
望春尖望春之小支垂爲瓠藤曰天厨魯之右又從庚顛
分垂高支披之益長以抱長錫長錫之左曰郭浪嶺郭浪
之左其顛與天厨齊如二肩垂支加高而長綿綿延延其
將停也迴巖峭壁駐於艮溪曰青梅潭青梅天厨之間礮
礮砂積不堪往來有役於山者往往取逕冢下倘幸而盡
有其處嵌者爲樊夷者爲舍以寧吾親不亦善乎甲戌之
葬力可爲矣而不暇今暇而力不給柰何顧吾家有壽種
吾父丙申八十吾母庚戌八十五吾庚辰今方六十五年

若盡吾齒必能成也小子識之於時見先考府君語訖泣
然欲泣嗚呼安知語出不旬月遂竟爾不祥乎蒙天之罰
不敢死旣以十二月十七日卜葬藏我先考府君於西二
里中枝之山又二十年賴先世遺澤凡所欲於長錫左右
青梅天厨罔不畧備表元幼愚逮事先祖考妣祖考府君
寬慈朴謹君子也於雲臺府君爲同祖兄弟祖妣鄭夫人
聰敏精書計於鄉貢進士諱一枝字善甫爲同父妹雲臺
府君以毛氏詩起家官四方晚始貴于朝祖考府君不及
卒業故先考府君學于外家以外家之學學賦學成復以
教表元戴氏起雲臺府君以來仕者三葉其以賦學決科
則祖妣夫人先考府君之爲也祖考府君有子五人先考

府君在仲最愛祖考府君始疾以夢諭先考府君曰屬寢於張山甚燠而安我死汝必以是藏我既喪在殯先考府君於近郭之山但號張者靡不如也率不合既而踰信宿不歸家人惑焉一夕忽自歸曰有刺客與我言問其居居張村吾欣其名懼失之因不及之告而往往而賭一麓甚美與吾父夢合也吾其圖諸然而無資則往謁館於大姓許將教授其子弟既館詢其麓乃楊氏之麓也房而隸之且累十主先考府君以誠謀於許曰公能以館我數年之資假我使吾親得成葬自茲而往吾悉心力以償君如約焉許亦長者惻然相成用其資佐家之所出者分致累十主又日具醴食人求其諾殫勞竭瘁迨於畢也肌顏槁削

而後得葬也於乎勤矣人子於親得稱善先考府君之勤不可沒也若先考府君之隱德祖妣夫人之教與吾子孫之得居剡源者皆不可以不知也苟知之不可以不念也表元因齋沐追記其事梗槩於冊以示後之人
大德十年
丙午二月朔日孤表元謹記

小方門戴氏居葬記

小方門在奉化治南二里許寶化山之陰戴氏之祖居之戴氏古大族。從漢晉來比比以學行顯重關河間而居江南者莫著於剡。剡與奉化相犬牙。譜系宏近。然昭穆不可得而詳矣。小方門戴氏始於八代祖曰九府君。妣曰趙氏夫人。七代祖曰十三府君。六代祖曰十五府君。妣曰徐氏六夫人。皆葬龍潭。宣公石橋山。九府君之葬據橫坳面左。地理家謂之斬關穴。十五府君之葬臨低坳面右。謂之盡龍穴也。惟十三府君迷其葬。當在衆兆中不敢定。十五府君始定居小方門。遂生二子。長諱杲。居忠義仇村。爲仇村戴氏祖。次諱昇。居縣東郭。戴氏花園爲花園戴氏祖。又次

諱暹曰廿六府君。仍居小方門。葬龍潭山。高坳亦面右。爲小方門五代祖。妣曰劉氏夫人。事具崇寧閣石碣。生四子。長諱宇。曰六四府君。妣曰陳氏夫人。顧氏夫人。葬小方門西南樟樹灘。府君性寬良長者。嘗以衙前役服勞。縣庭一年。故平決鬪訟。與譬釋勸諭而解者無慮累百家。役滿日。縣大夫遣子弟擁藍輿。簪花帽。以華其歸。樟樹灘距家七百步。其葬有崇阜。左拱水。縈縈環之。龍潭廣度石棋盤。諸山趨迎。顧揖皆合。地理家又謂之冠帶穴也。是於表元爲高祖。次諱宏。曰八十府君。再傳而絕。又次諱實。曰八一府君。居小方門西宅。爲西宅戴氏祖。又次諱寘。曰八二府君。居小方門益西。洗馬橋爲洗馬橋戴氏祖。六四府君生六

子。長九一府君諱顏。次九三府君。又次九四府君。又次九五府君。諱辛。貧而極孝。讓。又次九七府君。又次九八府君。諱克順。九七府君去居鄂。餘皆不離小方門。而九五府君於表元爲曾祖。以六月十三日卒。妣曰六一夫人。以五月二十五日先卒。同日葬小方門東北王家塘。青塋。青塋在田隴間。異時族聚盛。田皆戴氏物。墓有封樹。今屬單居。遠萬一顧視之不周。將爲犁鋪所及。吾子孫不孝之誅。何以自贖。九五府君生三子。長萬一府君。次萬四府君。皆絕。又次萬三二府君。諱汝明。字叔晦。是於表元爲祖。始去小方門。別居坊縣綿絲行。妣曰鄭氏。千十夫人。諱如玉。初六四府君之六子有十二孫。九一府君之季子諱簡。字簡之。最

後以毛氏詩爲待補太學弟子員一人。九八府君之長子萬廿九府君諱杰字頤仲又字良英。太學上舍附甲戌進士乙科。仕至宗學武學諭。出倅温州。終於奉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次子萬三三府君諱杏字懷英。魁丙子鄉貢。終於禮部特奏名。其子謙四府君諱頤字平甫。復入乙未太學。先祖府君獨朴魯有至性。兄弟間以房院擁隘。羣議出婿於鄭夫人。夫人善父先生諱一枝妹也。善父先生以詞賦教授里中有重名。鄉舉十四人。時預其高選。鄭夫人督警又嚴。甥孫緣外家故。始皆改用詞賦業。府君生丙申七月十日亥時。年七十九。卒甲寅十一月二十七日。夫人生庚戌五月二十日辰時。年八十五。卒甲戌八月十二日。刻。

源張村別有記。府君生五子。長再十六府君諱濬字默叟。性貌酷類先祖。舊法中朝官三歲得牒。上其族子弟名之。在總功親者。試國子監。試中補國子生。府君以伯父武諭牒至杭試。一不中。卽罷棄。晚歲自號拙逸居士。生庚午五月六日辰時。年七十七。卒乙酉八月二十一日。妣曰袁氏三八夫人。生丙寅八月十五日子時。年五十。卒乙卯九月七日。次再十八府君諱灝字商叟。生庚辰三月二十九日卯時。年六十五。卒甲申七月十九日。次再十九府君諱頤字子美。次再二十府君諱南一字梅叟。次再廿一府君諱須。凡七孫在者四人。而表元孫居士第三子爲仲父。後兵毀無所歸。已卯竟歸剡源張村東二里榆林。尋奉二父葬。

榆林西中枝山袁夫人先妣之殯。則尚寄小方門西南二里張山下陳家園先兄桂二府君兆東。旦夕當卜榆林附近之壤而遷焉。表元因念爲兒童時。隣巷無過從。旬日必取間道歸方門。問父兄宗黨舊事。頗知未離析前諸房鳴鐘會食。縣南軒蓋。惟吾族及王趙二家嘗相往來。花園之族歲一見。仇村之族大慶弔則一見。花園後雲臺公三十年有六八府君。諱鑫字淳父。亦用毛氏詩自太學上舍附甲辰進士第釋褐。仕至承議郎太平倅。七九府君諱嘉字良父。太學特奏名迪功郎。主新昌縣學。蓋纔自表元得通家。展叙龍潭墓。有山租錢若干緡。麥若干斤。每歲一人以其租具清明祭祀。祭之日。小方門西宅洗馬橋坊郭老稚。

傾室來羅拜墓下。拜訖餞祭之餘。歸舍復治酒數行。果盤食飭雜饌如式。富不敢奢。貧不敢陋。最後湯餅一箸而散。闔族聚會歡諧。自以爲至樂。花園比仇村絕近。亦不至其旁枝居。鮎崎者榮一府君諱履字元泰。又字行之。以詞賦入庚戌太學。成三舍正奏名。榮五府君諱元春字仁長。辛酉歲貢。每與表元兄弟語。爲之嘆息。故表元自金陵歸。卽先復小方門。特奏公故廬而居之。漸欲增墓田。廣宗譜力不暇及而止。惟奉化戴氏甚繁。至於明經入學。決科登名。獨小方門爲然。祖德深長。未易俄測。而後裔轉徙方張。莫知本始。缺於糾合。失今勿圖。後悔滋甚。輒盡所睹聞。登載簡冊。以示剡源子孫。并錄副本。使小方門坊郭西宅洗馬。

炎源文錄 卷之一
橋仇村花園之益後於表元者通知而總其名曰小方門
戴氏居葬記

此篇於敘述繁複中寓提頓線索之法非大手
筆不能最宜詳味芝房

婺源羊鬪嶺施水庵記

徽之山繇閩出其繇連東行千委萬折將舒而爲婺源也
五嶺截焉氣雄形深修峭阻阨而其塗爲三吳百越商旅
之所必經加以霾霧暑潦風雪之蒸薄蒙冒前無停居後
無行羣則螯虫惡獸異物隱見駭惑不可睥睨往來者胥
以爲病有主人洪君覺震當五嶺之中曰羊鬪嶺者躬刊
築之勞創精廬若干楹以休行人之艱憊又烹汲茗飲以
沃其渴煩旣又懼功惠之不旣爲捐稼田爲畝者五圃地
爲步者二千一百六十使學道者徒守而居之於是人之
有役于婺源者如無五嶺之險焉余嘗見世儒非楊墨氏
楊之持已堅墨之徇人廣而要其終俱不能以無弊若洪

君之不憚疲其躬以濟物不近於墨氏之道者耶而人何
繇非之蓋當先王時斯民之行者雖累千百驛山不逢虎
兕水不憂蛟龍疑也有鑄之以象迷也有指之以車阻也
有達之以節勞也有止之以舍饑也有輸之以食使洪君
生於其間雖欲行墨之道如今之爲其何所施乎然若是
者世必有真儒能爲之顧諸君談何容易而洪君之事近
在目睫不可以不紀其始使來者姑有考也五嶺於婺源
爲著其外有回嶺彌險前是洪君旣嘗廬之因附書焉大
德五年歲在辛丑八月旣望

